

《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对话叙事解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 刘秀杰*

摘要：《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几乎通篇都是对话。本文从叙事学角度解析这篇小说中的对话：它是一种外部聚焦，采用的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缺席的叙述者和展示的叙述方式，以达到缩短叙事距离，消除作者介入的目的。

关键词：海明威 对话 叙事学

《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最有特色的短篇小说之一。整篇小说以对话贯穿始终，没有人物介绍，没有情节的来龙去脉，听不见作者的任何声音。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对话，探讨对话艺术。

叙事学家将人物的话语分为四种表达形式：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人物话语是小说家用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感情色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对话作为直接引语，与读者的叙述距离和审美距离比间接引语或自由间接引语要接近得多，比描写与叙述更近一步。所以，海明威在《白象似的群山》中用对话代替描写、叙述、议论、说明来交待情节、背景、场景，刻画人物，揭示主题。

1. 叙事聚焦——戏剧式外聚焦

从叙事聚焦的角度来说，小说中的对话是一种外部聚焦，其聚焦者（focal character）通常就是叙述者，而不是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叙述者只描写人物的对话，人物的思想感情须靠读者自己去推测想象。

小说围绕着“手术”（operation）二字展开，那男的要女的做手术，女的不愿意，虽然男的说得很委婉，其实在小说中他非常地固执、非常地坚决。他曾三番五次将中断了的“手术”话题重新提起来，以至于女的忍无可忍，表面上是温和的说服，实质上是强迫。叙述者纯客观地记录了两人的争执，他知道得非常少，少到连人物的姓名都不知道，叙述者远不如人物知道得多。到底是什么手术，叙述者没有明说，根据文本的暗示，读者猜是堕胎。那男的为什么非要女的堕胎？女的为什么不愿堕胎？叙述者不知道，只有人物自己心里明白。

故事一开始，姑娘眺望远处群山的轮廓，就触景生情，想到了“远处的群山象白象，一切东西都象艾酒。”（海明威，1986）随即他们就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那个他们谈论过的敏感话题——去做手术。男人不断地说“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术，只是放点空气进去”，他会“陪着她的”，并一再强调如果姑娘“不愿意做”，他“绝不勉强”。尽管姑娘嘴上说“对自己毫不在乎”，可她真的是吓坏了。但从男人的谈话中，姑娘逐渐感受到了男人的卑鄙和虚伪，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此时姑娘的心态由恐惧不安转变成了愤怒、憎恨。她不愿意再听男人阴阳怪气地谈下去，姑娘一下子连用了七个“please”说明她已失望、恼怒到了极点。姑娘的意识流程的这一阶段是以恨为特色的。但在故事的最后，姑娘却说：“感觉好极了”。此时她的心态已平静下来，她已彻底看透了那个“伪君子”，她已决意离他而去，寻求一种新的生活。这里叙述了男主人公的虚伪、冷漠、麻木、不负责任；和女主人公的敏感、富有想象力、勇于承担责任，这些都不是叙述者告诉读者的。

2. 叙事方式——“展示”

从叙事的方式来看，小说的对话是“展示”（showing），而不是“讲述”（telling）。

海明威的对话与其他作家的对话不同，其他作家在写对话时频繁地用导入性词语和阐释性词语，交代说话人、说话的神态，例如愤怒地、惊恐地、犹豫地等等，并在对话前往往加上一串长长的状语修饰成分，

* 刘秀杰(1974 -)，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和英语教学；通讯地址：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邮编：150001。

一句话或一段话不单独成节，可以与叙述、描写混合在一起，连下去写，构成一节。海明威很少用“他说”，“我说”之类的导入性词语，“海明威作品的对话，虽然是电文式，却更为正确客观，朴素自然而且亲切感人。”（董衡巽，1980）他不但追求对话的语调、语气、用词等方面的真实，而且追求对话人的感情、态度、性格等内在的真实。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本来是能得到一切东西的。”

“现在我们不是也能有一切东西吗？”

“不，我们不可能。”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不，不可能。”

“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不，我们不能。它再也不是我们的了。”

“它是我们的。”

“不，它不是。一旦他们把它取走了，你再也别想把它弄回来。”

3. 叙事声音——“缺席的叙述者”

从叙述的声音看，小说中的叙述者似乎是不加修饰和改变地把人物对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叙述中介的存在。按查特曼的划分法，这属于“缺席的叙述者”的声音，也就是说，听不到叙述的声音，类似于“速记”（董衡巽，1980）。我们不妨摘录小说中的一段：

“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的，吉格。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姑娘没作声。

“我陪你去，而且一直是呆在你身边。他们只要注入空气，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那以后咱们怎么办？”

“以后咱们就好了，就象以前那样。”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使我们烦心的就只有眼下这一件事儿，使我们一直不开心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儿。”姑娘看着珠子，伸手抓起两串珠子。

“那你以为咱们今后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再没有什么烦恼事了。”

“我知道咱们会幸福的。你不必害怕。我认识许多人，都做过这种手术。”

“我也认识许多人做过这种手术，”姑娘说，“手术以后他们都照样过得很开心。”

“好吧”，男人说，“如果你不想做，你不必勉强。如果你不想做的话，我不会勉强你，不过我知道这种手术是很便当的。”

这一段中，叙述者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目击者，不对对话进行带有任何主观色彩的评价，没有任何的感情流露。由于叙述者的拒绝介入，叙述者对女主人公是同情还是埋怨，对男主人公是谴责还是赞成，读者无从知道。因此，“缺席的叙述者”使故事充满悬念，使文本呈现开放式结局，加强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提高了文本的可阅读性。

《白象似的群山》中叙述者的逐步淡出体现了海明威所谓的“省略的技艺”。由于叙述者的淡出，叙事方式自然而然地呈现为纯客观展示。这种纯客观的展示看似一种不持态度的叙述，其实也是一种态度，说明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才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因此，海明威小说中的对话采用戏剧式聚焦，缺席的叙述者，展示的叙事方式，这些不仅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这是一种“零距离”的逼近，同时，也使所传达的信息更细致入微。

参考文献：

1. 海明威. 白象似的小山. 英美短篇小说荟萃.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以下未注释者皆出自此书第 612-623 页.
2.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0.

（责任编辑：何俊平、甘艳芬、周 化）